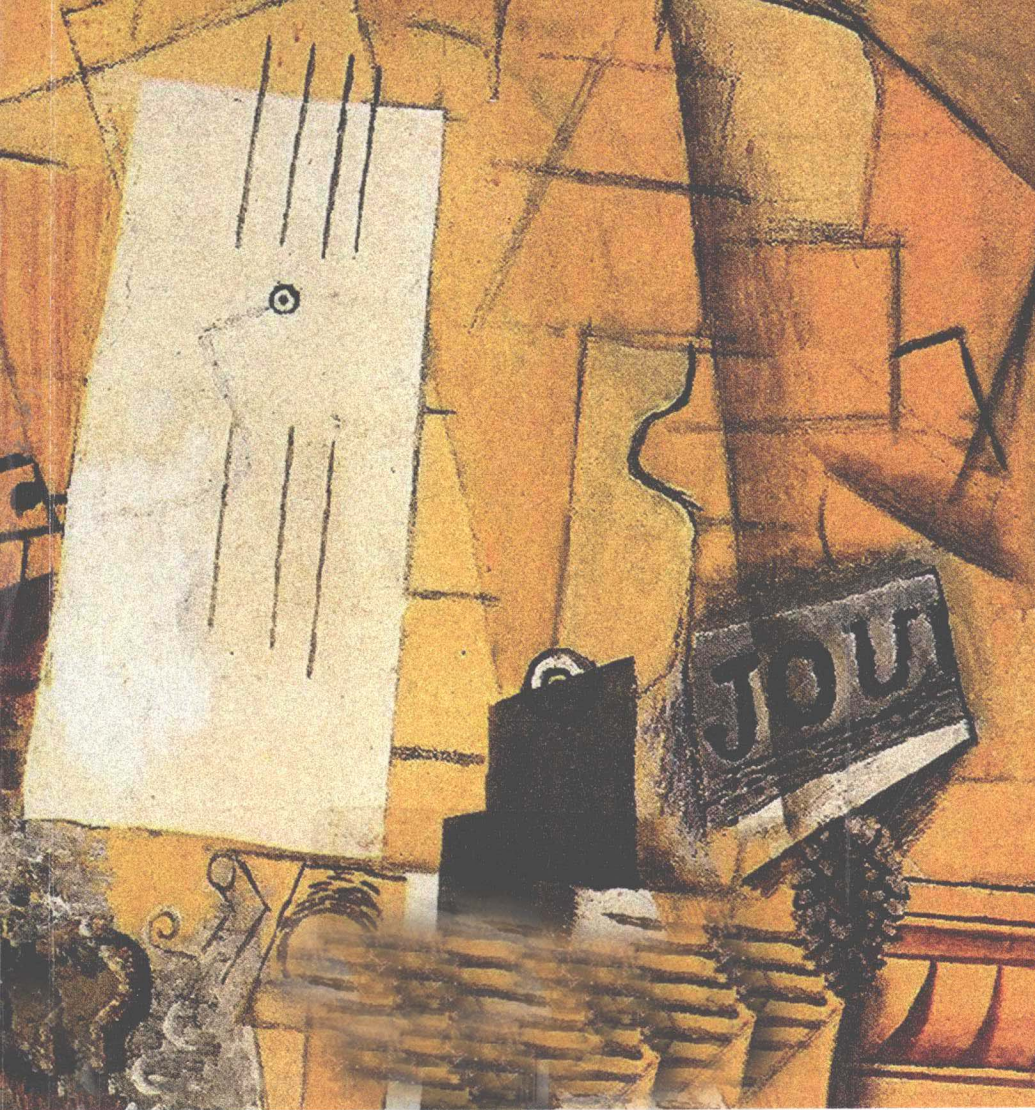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波斯人信札

[法] 孟德斯鸠 著 罗大冈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波斯人信札

[法] 孟德斯鸠 著 罗大冈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Montesquieu

LETTRES PERSANES

©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2

“企鹅经典”丛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及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共同策划。

“企鹅”、企鵝和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者尚未注册的商标。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波斯人信札/(法)孟德斯鸠(Montesquieu, C. S.)

著;罗大冈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企鹅经典丛书)

ISBN 978-7-02-008750-1

I. ①波… II. ①孟… ②罗… III. ①书信体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6672 号

特约策划:邱小群 潘丽萍

责任编辑:黄凌霞

封面设计:范丹丹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90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75

版 次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750-1

定 价 28.00 元

企鹅经典丛书

出版说明

这套中文简体字版“企鹅经典”丛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的一个合作项目,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企鹅”商标作为丛书标识,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企鹅经典”凡一千三百多种,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涵盖英、法、西、俄、德、意、阿拉伯、希伯来等多个语种。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但正如古人所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由艾伦·莱恩(Allen Lane)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最初起步于英伦,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一九四六年以前,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二战后,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企鹅经典”丛书所打破。它用现代英语书写,既通俗又吸引人,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高品质、平民化”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在这套经典丛书中,第一种就是荷

马的《奥德赛》，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可谓高瞻远瞩，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

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传播者（出版者）、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在现代社会，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

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对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换成更理性的说法，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迪斯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加以制衡，需要一种文化救赎。此时此刻，如果打开一本经典，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

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

中文版“企鹅经典”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其次，采用优质的译本，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另外，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以及必要的注释，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定作用。总之，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

关于经典，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经典’的另一层意思是：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一百万次被人取下。”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

译 者 序

《波斯人信札》是法文原书 *Lettres Persanes* 的中译。其实这个译名不见得确切。《波斯人信札》中没有一封信真正是波斯人写的。全部信札都是用法文写的,或者伪装用法文从波斯文翻译过来的。《波斯人信札》(以下简称《信札》)的作者孟德斯鸠是法国西南部大城市波尔多一个贵族家庭的子弟,文化水平很高,但是波斯文他却一字不识。

《信札》的第一封信是一七一一年二月寄发的,那时孟德斯鸠已经化名为郁斯贝克,正在从波斯去法国的路上。他的信上提到一个与他同行的波斯人黎伽。郁斯贝克在他的信中写道:“为求知欲所驱使,我和黎伽宁愿离乡背井,置平静生活的安乐于不顾,辛辛苦苦,出来寻求贤智之道……”这位黎伽在《信札》中只被提到两次。《信札》的作者没有说明他是朋友还是仆人,和他同路去巴黎。到巴黎之后,黎伽的名氏就一直不提了,到一百六十封信全部结束,他的名氏没有再提过一次。这至少说明了黎伽是和郁斯贝克毫无文化关系的人物。他并没有参加编写《信札》的工作。

从《信札》第一封开始,孟德斯鸠已经由法国人乔装为波斯人郁斯贝克。这个郁斯贝克接着就漫游法国,又侨居巴黎几年之久。《信札》共有一百六十封信,全部是郁斯贝克(即孟德斯鸠)在侨居巴黎一年多时间内

陆续编写成的。这是侨居巴黎的波斯人郁斯贝克和他留在波斯的家人戚友之间往来的信件。从它们的思想内容看,这一大堆信可以分为三部分:(一)对于政治问题的评论;(二)对于社会生活,包括宗教问题的评论;(三)关于波斯富裕人家深院密室妻妾成群的生活情况。

从这一百六十封信的篇幅统计,我们可以发现评论政治与社会生活的信约占全书篇幅的二分之一。如果再把谈论宗教问题的信统计在内,那么总篇幅占全书的四分之三。由此,读者可以毫不困难地回答这个问题:《信札》这部巨著的内容重点何在?

在政治问题上,《信札》不但联系时事,大胆指摘与批评法国烜赫一时的“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封建专制,又名“绝对独裁”,以及他的追求武功,东征西战,弄得国库困乏,民穷财尽。路易十四死后,王室的忠臣们不敢在大白天把国王的灵柩抬出去下葬,只好在月黑星暗的深夜出殡,避免对“太阳王”心有余愤的人民大众出来示威。难怪群众普遍欢迎在这个时刻出现骂“太阳王”暴虐的《信札》。

《信札》集中用十一封信讨论了一个问题:地球上的居民何以日渐稀少?当然,《信札》举出一些人口日渐稀少的现象,并未经过详细确实的调查研究,因而未必完全可靠。《信札》中提出地球上人口日渐稀少的理由也不完全正确。可是《信札》讨论世界人口日渐稀少的理由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例如《信札》作者认为,君主专制和天主教会干涉政治都不利于社会繁荣与人口增加。反之,共和政体与新教都有利于人口繁衍与社会富裕。《信札》公然反对奴隶制度,反对殖民政策,认为这些都是直接或间接使世界人口日益稀少的原因。至于大力发展工农商业,则有利于人口繁衍。

《信札》在距今二百三十多年以前,已基本上能正确划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界限。《信札》作者认为君主为了开拓疆界,满足私欲而进

行的战争毫无正义之可言。他痛斥侵略战争。《信札》中有一个乌托邦式的故事：“穴居人的故事”。穴居人是一个原始部族。起初同族人民互不团结，结果被异族侵略，遭受抢掠与大屠杀。后来族人觉醒了，团结互助，没有异族敢侵略他们，穴居人建立繁荣富强的部落，人口也增加了。作者又举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实例：西班牙殖民者对于被征服的殖民地人民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在社会问题方面，《信札》首先用轻松犀利的笔调，描绘出巴黎上层社会各种人物的脸谱。在大幅的浮世画中读者可以看到在赌场上混日子的巴黎时髦妇女；烧炼黄金的疯癫丹客；终日空谈，言不及义的沙龙才子；无中生有，搬弄是非的“新闻家”。《信札》的目的在于揭露巴黎社会的黑暗与污浊。《信札》的讽刺是大胆的、毫不留情的。其中有一封信，作者通过一个女演员的自述，揭发了一个天主教士的荒淫无耻。《信札》揭发法国妇女在政治舞台上起着很大的幕后作用，搞裙带关系，甚至以色相为代价，掌握当权派。一句话，在《信札》中，你可以见到巴黎男女关系之混乱。

在揭发与描述之后，《信札》的作者一定提出他自己的深刻思考与意见。比方关于妇女问题，作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妇女软弱，妇女应当奋发自强起来。男子强加于妇女头上的压迫与统治完全是人为的，非正义的。世俗认为妇女不及男子，那完全是由于长期以来女子被迫处于压制下的地位。如果男女社会地位完全平等，接受同样的教育，同样被社会尊敬与重视，那么女子不但可以和男子一样能干，一样聪明，也许还可以超过男子。

在宗教问题上，《信札》也提出许多深刻大胆的意见。《信札》作者反对迷信，讽刺当时流行的符箓。《信札》作者不相信天堂地狱之说。他认为既然上帝创造了人类，他必然愿意人类幸福，为什么让人类作恶又罚他

入地狱呢？

法国历史上旧教(天主教)与新教(基督教)斗争激烈,拖延多年,人民深受其苦,《信札》作者始终拥护新教,他一直认为新教有助于发展工农业生产,有助于国家兴旺,人民幸福。

《信札》的作者不是郁斯贝克,是孟德斯鸠——法国贵族家庭的子弟,受过良好的教育。可是不认识一个波斯文字,不会说波斯话。他之所以乔装波斯人,漫游法国,侨居巴黎,目的在于以外国人的目光观察法国。旁观者清,孟德斯鸠乔装成外国人之后可以用清醒的目光,清醒的头脑,观察法国的政治,以及人民大众的社会生活,思考如何改革政治,如何端正社会生活,以便使法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这是他编写《信札》一书的惟一目的。要达到这目的,首先必须让他的《信札》能在法国读者之间通畅流行。他不乔装英国人或德国人,偏选择了波斯人,因为波斯国家的法律和伊斯兰教教规规定,家产富裕的波斯男子可以一个人娶四个妻子。至于婢妾的人数则不加规定,只要你养得起她们,婢妾有几百人或几千人随你便,这个特点对喜欢新奇的法国人非常有吸引力。于是孟德斯鸠决定把自己乔装成妻妾成群的波斯阔人,用波斯贵族深院后房的风流故事,作为他以严肃的爱国爱民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信札》的装饰品。

一七二一年孟德斯鸠初次出版他的《信札》(那时他三十二岁),作者用的是化名,因生怕读者误会他的《信札》宣传革命思想。后来此书销路非常好,他就用真实姓名出版这部奇书。到孟德斯鸠一七五五年去世时,此书已再版二十多次(据说不算盗版书在内)。

《信札》在法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高的地位。《信札》包括三类文体:第一类,深入浅出,明净澄澈的说理文;第二类,轻松活泼,尖锐微妙的讽刺文;第三类,以义理为骨,情节为肉,朴素简洁,爽利明快的叙事文。

《信札》问世后畅销不衰，孟德斯鸠感觉自己的声望日益扩大，曾经向法兰西学院提出为院士候选人，但未能被接受。二十年后，他再一次申请为院士候选人。这一次他终于被推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这是法国文人在本国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从一七二一年到一七五四年，三十多年之间，孟德斯鸠对《信札》的文字不断加以修饰，到一七五四年，他发表了《信札》的订定版本。这部名著之所以成为传世之作，在法国有久远的影响，是来之不易的。

罗大冈

一九九六年于北京

作者序

我并不是在这里写一篇献词，也不是替这本书请求保护^①：如果书是好的，人们一定会去读它；如果书不好，那么人们读与不读，我更不必计较了。

我把第一批信拿出来，试一试公众的口味；在我的文书夹中，还有大量别的信，日后可以发表^②。

但是，这得有个条件：我不愿人们知道我是谁；如果人们知道了我的姓名，我将从此缄默。我认识一位女子^③，她走路的姿态相当好看，可是

① 在封建时代的法国，文人学者完成一部著作以后，在一般情况下必须将它献给国君或权贵，在卷首写上一篇阿谀之词，得到贵人的保护和经济上的支援，始能出版。到十八世纪，由于资本主义逐渐发展，文艺与学术著作的出版，逐渐脱离封建势力，而落入商贾的手掌。《波斯人信札》的作者之所以敢不写献词，不求保护，是因为他没有打算在法国发表他的著作，而是不声不响地送到当时欧洲最繁荣的商业城市之一阿姆斯特丹去出版的。

② 这篇初版的序文，本身就是一篇文艺性的虚构作品，和《波斯人信札》集中所有信札的性质与笔调是一致的，和后面“附录二”所收的那三篇解释性的“感想”完全不同。因此序中说作者手头还有大量未发表的“信札”，并非事实，而“感想”中说这部书不可能有续篇，倒是事实。在孟德斯鸠后代子孙所珍藏的丰富的遗稿中，学者们只发现了一些为数甚少的“信札”残稿（见本书“附录一”），并没有足以出《波斯人信札》二集的比较完整的材料。也许作者在一七二一年写初版序文时，打算写一部续集（当时并无成稿）；可是在一七五八年写“感想”（“附录二”）时，作者的经验证明，写《波斯人信札》的续集，完全无此必要。

③ 据考据家说，这位“女子”不是别人，就是孟德斯鸠夫人。有些传记家说这位夫人本来是瘸的，她要是发现别人在注意她走路的姿态，心一慌，就会瘸得更厉害。

别人一看她，她就瘸了。毋须将我自身的缺点提出来供人批评，这作品本身的缺点已经够多了。如果人们知道我是谁，就会说：“他的著作和他的性格不相称；他应当把时间用在更适当的地方：一个庄重的人犯不着干这样的事。”^①批评家们绝不缺少这一类感想，因为作这类感想用不着很多的智慧。

在这本书中提到的那几个写信的波斯人，曾经和我住在一起，朝夕相共。由于他们把我当作另一世界的人看待，他们什么都不瞒着我。的确，从如此辽远的地方迁移来的人，毋须再保守什么秘密。他们将大部分的信札给我看，我抄了下来。甚至趁他们不注意，我看了几封别的信，而那些信他们本来决不会向我公开的，因为信的内容使虚荣心与嫉妒心受到很大的损伤。

所以我仅仅做了翻译工作。我的全部困难，在于使这作品适合法国的风俗。我尽可能减轻了读者对于亚洲语言的负担，我把读者从为数无穷的、高雅无比的词句中援救出来，否则这些词句会使读者一直厌倦到云端上去^②。

但是，我给读者所做的事还不止这些。我删去了长篇大论的客气话，东方人在这方面的豁达大度，亦不亚于我们。我省略了无数的繁文缛节；那些细节非常经不住光天化日的照耀，它们只应当在两个朋友之间自生自灭。

如果发表书信集的作者，大部分都像我这样办，他们的著作可能会全部消逝。

① 孟德斯鸠发表《波斯人信札》时，还担任着波尔多城法院院长的职务。他认为这样的著作和法院院长的庄严身份是不相称的，所以初时出现的《波斯人信札》的版本不具作者姓名。

② 这句话在一七二一年的版本上作：“会把读者一直送上云端。”总而言之，意即：会让读者感到莫名其妙，厌倦到不知如何是好。

有一件事常常使我诧异：这些波斯人，对于法国的风俗习惯，有时竟和我一样熟悉；甚至其中细微的情况，他们也都了解；并且我深信，许多游历过法国的德国人所注意不到的事物，他们全都注意到了。我想原因就在于他们在法国居留甚久；更何况一个亚洲人在一年之间熟悉法国人的风俗，比一个法国人用四年工夫熟悉亚洲人的风俗容易，因为法国人性格开朗，喜欢倾吐衷曲，正等于亚洲人沉默寡言，秘而不宣的程度。

按一般习俗，允许翻译者，甚至允许最野蛮的注释家，将原作赞扬一番，指出它的功用、优点和高妙之处，而把这一番话，作为翻译品或注解录的卷首点缀。我并没有这样做，人们很容易猜测我没有这样做的理由。最好的理由之一，就是写这一番话是非常可厌的，何况放在本身已经非常可厌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说放在一篇序文中。

目 录

作者序	1
信一 郁斯贝克寄友人吕斯当 (说明出国游历,志在求知)*	1
信二 郁斯贝克寄黑阉奴总管 (嘱咐他如何看守后房妇女)	2
信三 莎嬉寄郁斯贝克 (回忆旧日的恩情,诉说别离的愁恨)	3
信四 赛菲丝寄郁斯贝克 (诉述阉奴总管的专横)	5
信五 吕斯当寄郁斯贝克 (反映伊斯巴汗群众对于郁斯贝克出走的 议论)	6
信六 郁斯贝克寄友人耐熙 (离乡背井,心有悔意,尤其不放心后房妇女)	7
信七 法蒂玛寄郁斯贝克	

* 目录中括号里的文字为译者所加。

	(后房妇女热情无处发抒,满怀怨愤)	8
信八	郁斯贝克寄友人吕斯当	
	(出游的真正缘由:逃避朝廷权贵的倾轧, 与可能的陷害)	10
信九	阉奴总管寄伊壁	
	(分析阉奴的悲惨生活,以及由于痛苦的 生活而造成的变态心理)	11
信十	米尔扎寄友人郁斯贝克	
	(问道德是不是幸福的根源)	15
信十一	郁斯贝克寄米尔扎	
	(穴居人的故事:人人极端自私,乃至彼此 之间,没有丝毫公平与正义)	16
信十二	郁斯贝克寄米尔扎	
	(穴居人自私自利,自取灭亡)	19
信十三	郁斯贝克寄米尔扎	
	(穴居人子孙道德高尚,复兴了民族,繁荣了 社会)	21
信十四	郁斯贝克寄米尔扎	
	(穴居人推举国王)	23
信十五	黑阉奴总管寄黑阉奴亚隆	
	(阉奴之间的友爱)	24
信十六	郁斯贝克寄三墓守者毛拉麦哈迈德·阿里	
	(虔信宗教的表示)	25
信十七	郁斯贝克寄麦哈迈德·阿里	
	(如何判别物体洁净与否)	26

信十八	先知的侍者麦哈迈德·阿里寄郁斯贝克 (关于猪和老鼠的典故)	27
信十九	郁斯贝克寄友人吕斯当 (奥斯曼帝国的衰老和腐朽)	29
信二十	郁斯贝克寄妻莎嬉 (责备她对白阉奴态度不端)	31
信二十一	郁斯贝克寄白阉奴总管 (严斥他不尽责)	33
信二十二	亚隆寄阉奴总管 (奉命驰返波斯,加强后房的监视)	34
信二十三	郁斯贝克寄友人伊邦 (意大利里窝那一瞥)	35
信二十四	黎伽寄伊邦 (讽刺法王路易十四与罗马教皇)	36
信二十五	郁斯贝克寄伊邦 (友好的问候,并提到磊迭到意大利作修学 旅行的消息)	39
信二十六	郁斯贝克寄洛克莎娜 (甜言蜜语哄骗她,使她安于后房深院的 幽禁生活)	40
信二十七	郁斯贝克寄耐熙 (他在旅中身心交瘁,但不愿让他家中妇女 与阉奴知道这消息)	43
信二十八	黎伽寄×××	
	(巴黎剧院情况;一个女演员的被骗)	44